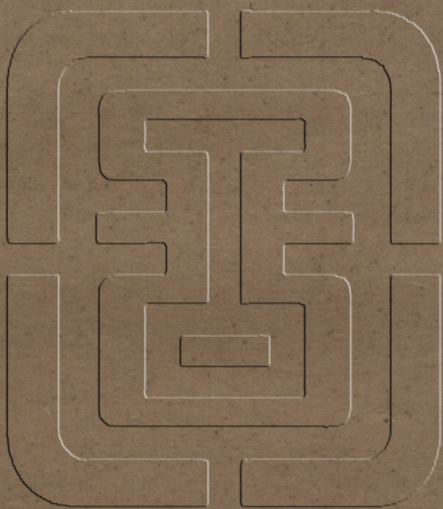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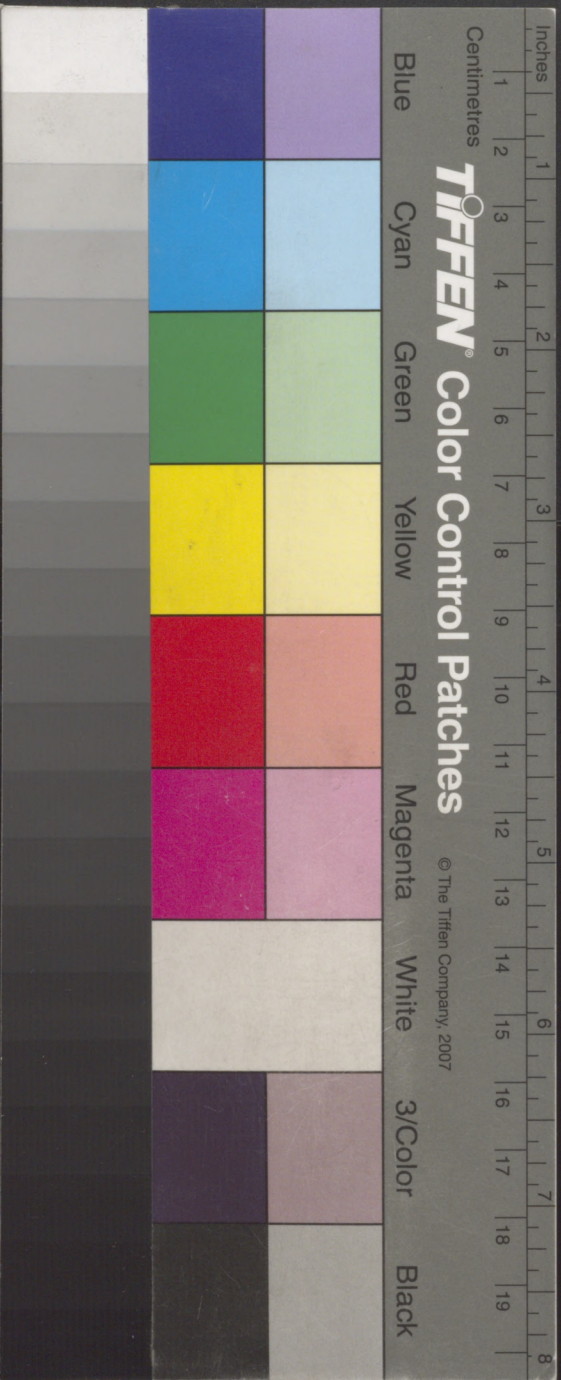


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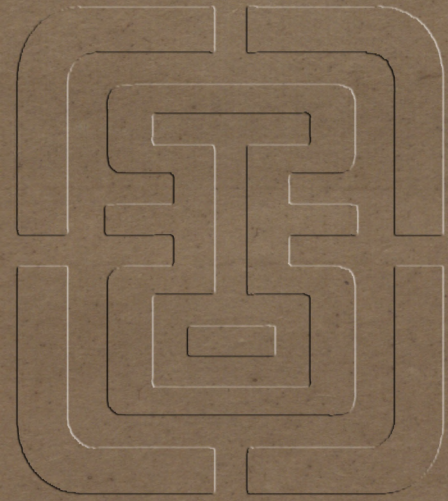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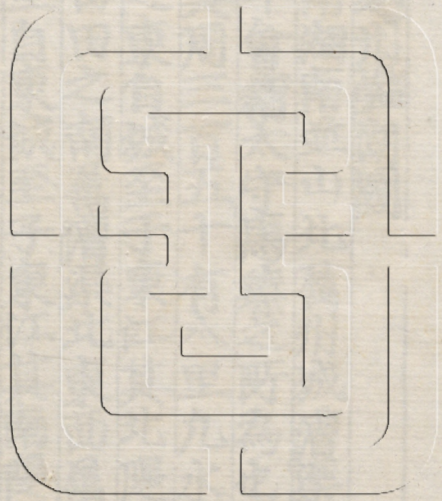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四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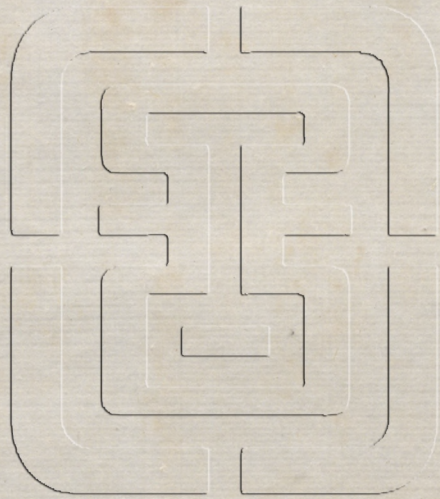


元曹類纂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九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接二陰溝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
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
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惣之溉山陰會稽兩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
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葦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慶斗
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
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
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
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益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

曆之間二戶為田田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
貴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九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
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
六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匯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
能十餘丈每歲必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
來人爭為辯釋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
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
動州縣而斗門輒散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
深八尺有五寸會稽王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閑縱又以謂宜益理防隄斗門其敢田者
按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實吳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縣運使提點刑獄督其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住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湖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益隄壅水使高明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又也張伯玉
則謂御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
九歲釋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攝役夫內瀆則雖有智者
猶不能畢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
畢其竹木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
六千賦之而復其相其勢易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
不煩辨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
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
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
著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有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

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壘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

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若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及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

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決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者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及敗城郭此護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

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搆役夫內瀆則不可以及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枚舉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濶澤之今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肇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置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何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孰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秋閣讀書遂贊各命翰林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在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右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不窮而不知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篇凡若手門皆公所乎妙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象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細於三赫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充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
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
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其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右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指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入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于戈於
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峭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
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與有
和鳶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
密也雖然此尚為有侍於外者尔若夫三才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
齋戒以守之以書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右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
外以持其心養其性猶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
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
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
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雪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
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
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特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
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
予所以恨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特於外者
余既力不足而於樂竊有志焉久矣然慮其莫余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
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度乎其有以
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珙鄭穆閣中孫覺莘老林
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
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
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
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
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

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敍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陟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其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夔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夔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九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復父以為故常其從路道義之樂蓋他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况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
父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
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
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
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窈
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
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
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父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背俗今其地
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
徃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驚束為是州除
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圉圉
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太
天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
覽之觀屬咫尺或美蘩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
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
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
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九若
于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

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輦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由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恭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繫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實來慕者何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又有遊子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群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輦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九十五發緝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人緝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入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九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故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吳持錢無告糶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蓐以自託於壞毀捍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九民罔不懲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不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閱世雋偉善友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得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
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
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
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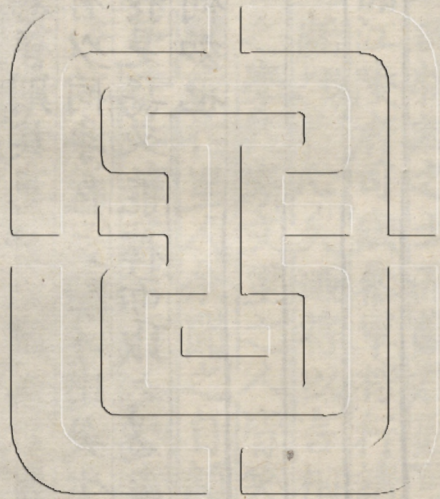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
又遠乎古有以同乎俗又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
人之惑則於是焉又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纂卷之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妾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徃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以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講論臚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歆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 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有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文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大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憂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改葬之馳往往
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
之所抵觸衝波急狀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簞糧舉藥擇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憂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又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異道遠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誦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事向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
專慮致勞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
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殫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對木果蔬五穀之壟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餽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畫
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
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
府無南嚮而憲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叙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子游三年
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

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馬而
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馬一遠馬雖不息决不至也
子也好聞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林壯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父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減小其官以
為不足事其逆自 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無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年而名能無循其名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
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不幸也已彼不

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
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其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遠節
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棗
柑橄攬花有素馨香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
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聞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
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
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高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
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
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治
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十餘年之表則其美之

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適於衆人能行吾說者
李村升而已村升父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
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令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
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
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刑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彼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政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
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矣如何

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鐵馬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克者相重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
寇可以爲無事龍張網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
致之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卒鐵馬邊重寇耳况致平
雅楊晏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
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又
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注
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散者戮降者有之今

之往者持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
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雅潭守近侍臣使撫規潭者即吏
御史博士相望爲我稔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
迺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
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屬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
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曰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序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
吾耳又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

葦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
數游而又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
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處
也江西之州中允游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最正直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
與為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子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
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
獨吾游之不厭也持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笑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撫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表曰子 能不言於
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
相鐫切邪眎吾言不足進也眎可進也莫若道素與游
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嗚乎潛之
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
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
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
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

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克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賦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實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

庶幾存其礼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貽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為則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

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求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慮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

詔雖不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循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舉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

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我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子知其令

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
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
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
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徃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
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
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
且勉天下之九為吏者也

謝司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
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溥雜出

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
趣舍之際耳無深閤復鍵穹鏞奧屋為之掩覆也泊然
莫能知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
知微知章章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
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續續密也
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
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
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楸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其風颺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

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驅駕塞路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錦藻續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折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譬有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持摯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躋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能卓然以豐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汝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孝者也輩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允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

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踈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發也今者乃敢目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竒偉闕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衆臧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

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秩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于浼清重悚又悚仄不宣鞏再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凡有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已表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

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執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晚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名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覲得水漿藜糗竊若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書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面獨不識撥糶和未辛若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又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

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辭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太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且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際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得

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
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
是宜感戴欣幸信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
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
黃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
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若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
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觀
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
抑實得以刻心思銘飢骨而佩服於式焉想惟脩誘之
力無所不至曲惜恩力使終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
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

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埃講畫不勝馳戀悽之
至不宣鞏拜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
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
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
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
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
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治譬癘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
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
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

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曼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故今世賢士上以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矣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及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一始八九十年矣糶糴然食民之食兵者佛老也或曰救之之策今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沛入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稜之盡也不矣是不召怨與矣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是大費可從而城也推而行之則未利可

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特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
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非
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
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民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惇理甚矣故官
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設易而
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沒沒與一有駭
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
數千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矣夫懼怠夫自勵近
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
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願

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
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耻
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九此三
務是其寖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
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
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卒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
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孝者又不
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一也夫
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愚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
邪况詩賦論燕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孝者
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季士道之蔡君深信

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鄰闔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感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
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又君子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
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
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
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况鞏於先生師仰
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宋擇以其
意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為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
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愈老細弟妹少
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孝况欲行其他也今者欲奉

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湏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
遂奔而不顧則望以克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
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
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夫賢師
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
與夜而息欲湏更愜然於心不誣也先生方用於主上
日入謀議天下日夜持為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
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致其行
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
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齊其子
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

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其人
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知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
先生儻言馬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
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倦倦其
大氏雖如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
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貧得人而
已貧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
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

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然庸人以已
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
則賢者又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
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
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
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
白而信也則當參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
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
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
數且父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
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

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夫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晏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取而已安有不得其取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矣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矣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

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孤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在士也不在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柱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
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
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
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
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
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
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

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
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
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
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
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
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
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
之大務也而蓋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
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
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

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又先此二人
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
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
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
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仿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
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
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
用於立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
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
為果日之格必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更陞黜
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奕苜且以起百官衆賤之

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
下之本而廢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
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
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
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
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筆者誠鄙且賤然常從
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
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
反復議而更張廢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
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歲

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湏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閭下之門又當閭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頭得矣噫賢閭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覈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

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農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又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

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
得之者欤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
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
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漑以持其忘養
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者豈得已哉又懼乎
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
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
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
未有過閻下也故閻下嘗獲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
非之君子非之而閻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
而閻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

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閻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
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
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頤聞議論之
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
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閻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頡附
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
亦閻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閻下欲收之而
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
而曰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輩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

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乎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核者又未嘗闕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輩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輩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效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又笑遇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輩也與諸弟循僑居之文欲李

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未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造未言曰進也執事禮以候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造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輩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欤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

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
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
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
電霜雪而吹燼澤潤聲鳴蔽厥列之乎公卿微官而不
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是天下吾類萬世吾師而
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賤也其然也豈翦
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坎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
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
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
若夫食於知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
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庸

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
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
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
宣鞏拜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有之
為更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
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又反以書告
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
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賤之宗旦
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

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
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
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
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
怒曰賊汝今死吾豈可汗邪焉不絕口智高度終不
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密則豈之禍又不發
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又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
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
所寵贈南女以表其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
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
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

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
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
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九
南方之事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
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
下有賊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
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
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
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
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
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

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其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李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輦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實今其所立亦可贖美輦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書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謬

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瀆史之聽尺紙之議之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不宣輦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輦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輦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

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
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
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登京
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辯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
言者三四猶恨輩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未輩與
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愧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
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闕絕特之人不
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
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輩汲
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
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輩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其羣

懼己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
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
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輩再拜

元豐類藁卷第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於世公
鄉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
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烏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
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策之
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
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
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貺
施而自以得不韙之誅碩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

閣下朴厚清明謹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又將憊精疲思寫之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回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專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至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功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媿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曷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昔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才異於世俗之

常見而如輩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
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
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
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
先之以礼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
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
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
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策策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
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

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九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
而旅視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
營救護眎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
意於左祐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
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
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
吟詠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
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改豈鄉閭新奪危苦之情叢
細之事宜以徹於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
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
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

自懲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
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
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
生於心無須更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
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
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妹人還家賜書及所撰先大
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
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
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俱後世之不知

則又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
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
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
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
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是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
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
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
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
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
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
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

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勸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無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

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也鑿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

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彌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
化渡江來滌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後泗上出
及舟船侍後以西歐公悉見是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
其動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兼言此人文字可
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季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
文字不先耀於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
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是下文多編入矣至此
論人事甚衆恨不與是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
甚欲一見是下能作一來計否曾中事萬萬非面不可

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院區區疾
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是下論者
相雖未相見是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是下開
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
文雖高不及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
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率而謗議
已紛紛矣足下無惟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

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遠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胃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

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諸訴告訐之害集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遂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未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任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

私則吾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
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
之又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
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鞏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鄜中寓書奉慰十月梅
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未問良慙積
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
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
此矣是道也過十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
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

之歿尤可為痛而介父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
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摧所
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
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
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
與夫本意遺矣顧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
作理恐當然則所云能幸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
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父言亦
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
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摧矣
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度無大悔顧苟祿以

弃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
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倦倦往來於心
也示諭澆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數日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
爾今介父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
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親老
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
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
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憂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
啓上

答李汝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嚮甚大且曰足
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
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
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
愛且畏者也未曰其發憤而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
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
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
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
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
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
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

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得無已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息召而見之所以矜嗟獎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倍雖至親薦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收

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卑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真為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嘆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薦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為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舉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唯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

出也抑鞏聞之賁聽博觀不遺汗賤危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汗賤危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荅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九三千首盛矣熾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對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取議其大小高下邪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勸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恹閣下自處之過而為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九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

且蔽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皇恐不宣鞏拜拜

荅袁陵書

鞏頓首世弼之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歡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數鞏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

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為歔歔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幸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遠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

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及卷
揚生書甚善甚善不宣鞏頌首

謝曹秀才書

鞏頌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
試於有司鞏為封弥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
之以謂宜在高選及未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
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
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
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字
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
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

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願鞏適自被召不得與
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睽睽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又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塗之阻為可憚
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授以
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
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
言其得豈少哉况其進之未已耶願不自足忘前之患
而有求於鄙聞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
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遞不宣

與王深甫書

輩拜拜與深父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
比得深甫書輒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
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已意以
報而怠惰日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畧其好
欲密而反疎以迄于今碩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
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垂謬若此不
能不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
比已還毫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穎子直代
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輩比侍親幸無恙
宣和日得奉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
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

繼舊好遂以娣妹歸之此月初已亦或媿輩質薄去朋
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
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
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
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構陷方其險阻艱難
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
悔咎而輩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父所作王令
誌文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薦於仁其
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
耳何則使其心薦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
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以

天下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也而况於身乎况於妻子乎然其心薦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然則為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薦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又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薦於仁其親聽言動由於禮則又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未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顏子

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九介父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鞏再拜

荅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

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又同也此見於書
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
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
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
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
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
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
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
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
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
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死

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
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
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
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
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
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
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
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
免故於南子非所說見也於陽虎非欲敬也見所不見

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誠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以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

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學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輩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

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
夷甫或以為盡願更疏示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
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既
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
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
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鞏啓上

回傅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呀出義甚高文辭甚
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

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
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
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
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二具道能訟牒至
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春賄餘保
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逝去今遠矣其可
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
之者息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
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

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
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
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懽心其人材既衆
列于庶位則如棫櫟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
其往也又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未也則
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
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姓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
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
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
深至於山脊石阻僕馬之間而志意一至於雖采卷耳
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立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

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
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
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又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
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未諗釋
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
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
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
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
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
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

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鶉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曩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邪城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

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息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曰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

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率而
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
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厲前日之
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厲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
輕動迫之又不欲以少縱玩之一則論以招納一則戒
以前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
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繫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
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
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
涉不待朋儔市粟而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
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暮歲既安且富至於

如此鞏與斯民與常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
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
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婦之詩
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
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
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
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
此其無北山之怨鷄羽之譏陔帖之歎蓋行之甚易為
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鞏頌首

